

笑猫日记



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有一只猫，他会笑。还记得吗？

杨红樱 著

Hui
Changge
de Mao

会唱歌的猫



明天出版社

谁在别墅里说话

这一天

天气：秋风吹，吹散了天上的云，吹皱了翠湖的水，吹落了银杏树上的叶。已进入深秋了。

我喜欢翠湖公园的秋天。秋天里最美的景致莫过于翠湖公园里那一棵树被秋风吹黄的银杏叶。每一片银杏叶都像一把精致的小金扇，秋风吹过，小金扇从树上旋转着落到地上，先是薄薄地铺上一层，然后再铺上一层，一夜工夫，便铺上厚厚的一层了。我喜欢踩在落叶上时所听到的沙沙的声音。可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就赶到银杏林去，因为天亮以后就有环卫工人来扫落叶了。





在银杏叶纷纷飘落的这些日子里，每天天不亮，我就会来到银杏林，只为了踩踩落叶，听听从脚下传来的沙沙的声音。球球老老鼠也每天天不亮就赶到银杏林里来见我。今早，他比我来得还早呢。

“笑猫老弟，你怎么迟到了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我迟到了，是你早到了。”

“反正我也睡不着。”球球老老鼠突然伤感起来，“自从三宝找到了黑骑士，我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！”

“我和虎皮猫是三宝的亲爸亲妈，我们都没有睡不着，你何必……”

球球老老鼠说：“以前，虽然你不让我接近三宝，但我还能远远地望一望他。现在，我已经好多天没见着三宝了，这心里呀，空荡荡的……”

“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”我说，“三只小猫都已经长大。现在是他们离家独立生活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胖头和二丫也要离开你们吗？”

“是呀！孩子长大了，总要离开父母开始自己的生活。”

“那……虎皮猫舍得吗？”

“肯定舍不得。”我说，“但是，父母不能因为舍不得，就把孩子拴在身边，因为那不是爱孩子，那是害孩子，是极端自私的表现。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”球球老老鼠感慨道，“笑猫老弟，我虽然有数不清的子孙，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教育过他们，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出息的。活该他们只能过不见天日的生活。而胖头、二丫和三宝，他们却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我顺便问一句，胖头和二丫是不是也找到离家之后独立生活的地方了？”

我说还没有。我知道球球老老鼠见多识广，便问他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推荐。

“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……”球球老老鼠在落叶上慢慢地滚来滚去，“这地方不能太远，太远了，你和虎皮猫要见他们就不容易了；这地方也不能太近，太近了，他们也许会经常跑回家，那样，就达不到让他们独立生活的目的了。”

我不得不佩服球球老老鼠思虑周全。于是，我附





和道：“这地方最好不远也不近。”

有好一会儿，我和球球老老鼠都没有再说话。我的耳边只有球球老老鼠在落叶上滚动时所发出的沙沙的响声。突然，球球老老鼠大叫一声：“我想到了一个地方，非常适合二丫！”

我忙问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小白住的那座别墅。”



贵妇犬小白住在城郊的一座别墅里，他的主人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人。我和球球老老鼠到那座别墅里去过几次，我还和小白的女主人在一起喝过下午茶呢。我记得她喜欢吃鲜花饼，喜欢喝蜡梅花茶。

“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不错！”我打心底里认同球球老老鼠的建议，“上次去小白家，我就看见花园里有老鼠。二丫到小白家去，正好可以一展身手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球球老老鼠有些不快地摇了摇头，“让二丫去捉老鼠，那是大材小用。”

我反驳道：“猫捉老鼠，天经地义。怎么能说那是大材小用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能捉老鼠的猫遍地都是，而高贵优雅的猫，却堪称凤毛麟角。二丫如果能到那座别墅里去每天感受小白女主人的气息，那么成为一只高贵优雅的猫对二丫来说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”

我刚想继续反驳球球老老鼠，却看见环卫工人扛着大扫帚来扫落叶了，于是赶紧和球球老老鼠一起离开了银杏林。





回到秘密山洞后，我回想着球球老老鼠刚才讲的话，又将二丫的个性特点仔细地分析了一遍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刚吃完早餐的二丫，走到我跟前，好奇地问道：“爸爸，您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了吗？”我连忙把脸上的笑收了起来，“二丫，我今天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小白住的那座别墅。你想去看看吗？”

“我对小白住的那座别墅并不怎么感兴趣，我倒是对小白的女主人很感兴趣。”二丫一脸神往的表情，“我总是听您说小白的女主人多么多么美丽，多么多么优雅，可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她呢。”

我带着二丫飞奔到城郊。

小白住的那座别墅就在城郊。一进别墅区，我就看见了那座熟悉的有白色格子窗的尖顶房子。

“看，那就是小白的家！”

小白家的前花园里，停着一辆车，司机正在往后

备箱里装行李。

我悄声对二丫说：“小白的女主人又要出远门了。”

这时，小白从屋里出来了。紧接着，他那身穿米色风衣、戴着墨镜的女主人也出来了。她那长长的髻发在秋风中轻盈地飞舞着。

“啊，”二丫低声赞叹道，“她真的很美！”

小白的女主人上了车，小白也跳进车里。

车开走了。

二丫问我：“小白也要跟着他的女主人出远门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我说，“小白要看家呢。”

二丫不解地问道：“小白不是上车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小白是送他的女主人去机场，过一会儿，小白就会回来的。”

这是上次我见到小白时，他告诉我的。小白说，他的女主人每次去机场都会带着他，跟他在机场告别，他会一直目送着他的女主人走进候机楼，然后由司机把他送回别墅。





“小白肯定是去机场最频繁的狗狗。”我说，“小白究竟去了多少次机场，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”

二丫羡慕地说：“小白的的生活多有意思呀！”

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便决定带二丫参观一下小白家的花园。

我们从前花园一路走到了后花园。后花园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，我和二丫轻松地爬了上去。透过白色格子窗后面那薄薄的窗幔，我们可以看见悬挂着水晶灯的明亮的客厅。

“爸爸，我听见客厅里面有声音！”

我竖起耳朵，果然听见从客厅里传来了电话铃声，紧接着又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。

“你好吗？”这是一个女人的尖尖的嗓音。

“你好！”这是一个男人的低沉的嗓音。

屋里有人！

我和二丫赶紧从树上溜下来，一口气跑回了翠湖公园。





笑猫日记

Xiaomao Riji

会唱歌的猫

Hui Changge de Mao



会说人话的鹩哥

第二天

天气：翠湖公园里的观赏菊差不多都谢了，路边的野菊花却开得正艳。晚上，有一弯细细的柳眉月挂在夜空。

“爸爸，您不是说那座别墅里只住着小白和他的女主人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二丫已经不知问了多少遍。

“是呀！我去过好多次，都没有发现那座别墅里有其他人。”

但是，我昨天分明听见从那座别墅里传出了电话铃声和人说话的声音。那会是谁呢？

为了解开这个谜，我和二丫一早就从翠湖公园出发，



再次飞奔到城郊。

我们赶到了小白住的那座别墅，匆匆穿过前花园，走进了后花园。后花园连着一片湖水。这个湖虽然不如翠湖大，却十分幽静。湖面上，有几对相亲相爱的鸳鸯在快活地游来游去。

我们得藏起来等小白出来，不能让别墅里面的人发现我们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看见小白叼着一个垃圾袋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

我压低嗓门儿叫道：“小白，过来！”

小白将垃圾袋扔进垃圾箱，跑到了我们跟前。见我们躲躲藏藏的样子，他很是诧异：“笑猫，你怎么不进去找我？”

我前几次来，都是直接到别墅里去找小白的，即便小白的女主人在家，我也可以直接进去，因为她认识我。

我还是压低嗓门儿问小白：“家里来人了？”

“没有人哪！”小白说，“我的女主人出远门了，





我昨天刚去机场送走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告诉小白，“昨天你们走了以后，我听见你家的客厅里有电话铃声，还有人说话的声音。”

“真的？”小白把本来就很圆的黑眼睛瞪得更圆了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在你和你的女主人离开家几分钟之后。”我说，“我先听见了电话铃声，然后听见了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。”

“不可能啊！”小白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，“这座别墅里一直就只有我和我的女主人，绝对没有其他人。不信，你们就进来看看吧！”

我和二丫跟着小白走进了客厅。小白嗅遍了客厅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他还钻到沙发下面去仔细地嗅了嗅。

“没有哇！”小白说，“这客厅里除了我女主人的气味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的气味。”

“我们去二楼看看！”我有些不甘心。

二楼是小白女主人的书房。临窗放着一张大书桌，紧贴着其余三面墙壁的全是巨大的书橱。书房里十分整

洁，让我一目了然。这里也没有人。

“我们去三楼看看！”我还是有些不甘心。

三楼是小白女主人的卧室。我跟着小白钻到大床底下，钻到窗帘后面，还去了卫生间和衣帽间，我们依然没有发现任何陌生人的痕迹。

“我就说嘛，这别墅里不可能有其他人。”

小白刚说完，一楼的客厅里就传来了电话铃声，紧接着又传来了一男一女的说话声。

“我不爱跟你讲话！”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我不爱跟你讲话！”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我对小白说，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说话。”

小白却说：“这不是人在说话，是我家的鸟在叫。”

我知道小白听不懂人话，可我听得懂啊！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客厅里有人在说话。这怎么可能是鸟在叫呢？

我们从三楼冲到了一楼的客厅。我发现在一面落地窗的上方，挂着一个鸟架，鸟架上站着一只玉嘴黑鸟。那黑鸟头顶的一撮毛堆成宝塔形，梳得光溜溜的，





让黑鸟显得有款有型，特别酷。

我认识这种鸟，知道这叫鹩哥。马小跳的奶奶家就有一只这样的鹩哥，他也会说人话，但他说人话的声音跟人说话的声音还是有区别的，听上去总是鸟声鸟气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马小跳奶奶家的那只鹩哥不能一会儿模仿男人说话的声音，一会儿又模仿女人说话的声音。

我们抬头望着鹩哥。鹩哥居高临下，一会儿把头歪到这边，一会儿又把头歪到那边，他也在打量我们。

我精通动物界的各种语言。于是，我用鸟语跟鹩哥打招呼：“你好吗？”

鹩哥马上用鸟语回应道：“你好！”

我向鹩哥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笑猫。”

鹤哥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一只会笑的猫。”

“我和小白是好朋友。”

“我也看出来了。”鹤哥歪着头，继续打量着我，“你是猫，怎么会说鸟语？”

“我精通动物界的各种语言。”

鹤哥又问我：“你会说人话吗？”

“我听得懂，但不会说。”我冲鹤哥友好地笑了笑，“刚才，是你在说人话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刚才听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说话。难道那些说话声都是你模仿的？”

“是的。不信，我再说给你听听。”

鹤哥伸长脖子昂起头，发出悦耳的女人的声音：“我不爱跟你讲话！”

鹤哥缩紧脖子低下头，又发出了低沉的男人的声音：“我不爱跟你讲话！”

千真万确，刚才我们在三楼听见的一男一女的说
话声，就是鹤哥模仿的。





“那么，电话铃声也是你……”

“我最擅长的就是模仿电话铃声。不管是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、家里的电话铃声，还是大老板的手机铃声、年轻姑娘的手机铃声，我都能模仿。你听！”

接下来，鹩哥至少模仿了七八种电话铃声，都挺像的！

从客厅里出来后，我问小白：“鹩哥是什么时候来你们家的？”

“没多久，也就几天吧。”小白说，“是女主人的一个朋友送来的。”

我告诉小白，鹩哥是个语言天才，我见过很多会说人话的鹩哥，但从来没见过能把人话说得这么好的鹩哥。

“难怪他和女主人在一起就叫个不停，原来他是在说人话呀！”

我看了看小白，问道：“你好像有点不高兴？”

小白说：“自从他来了以后，女主人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比以前少多了。”

“你吃醋了？”我打趣道，“你怕鹩哥会取代你在女